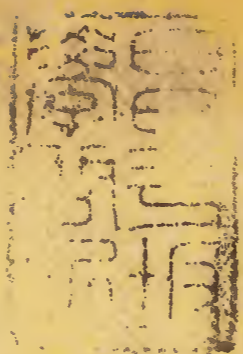


壯史

列傳
卷自六十九至七十

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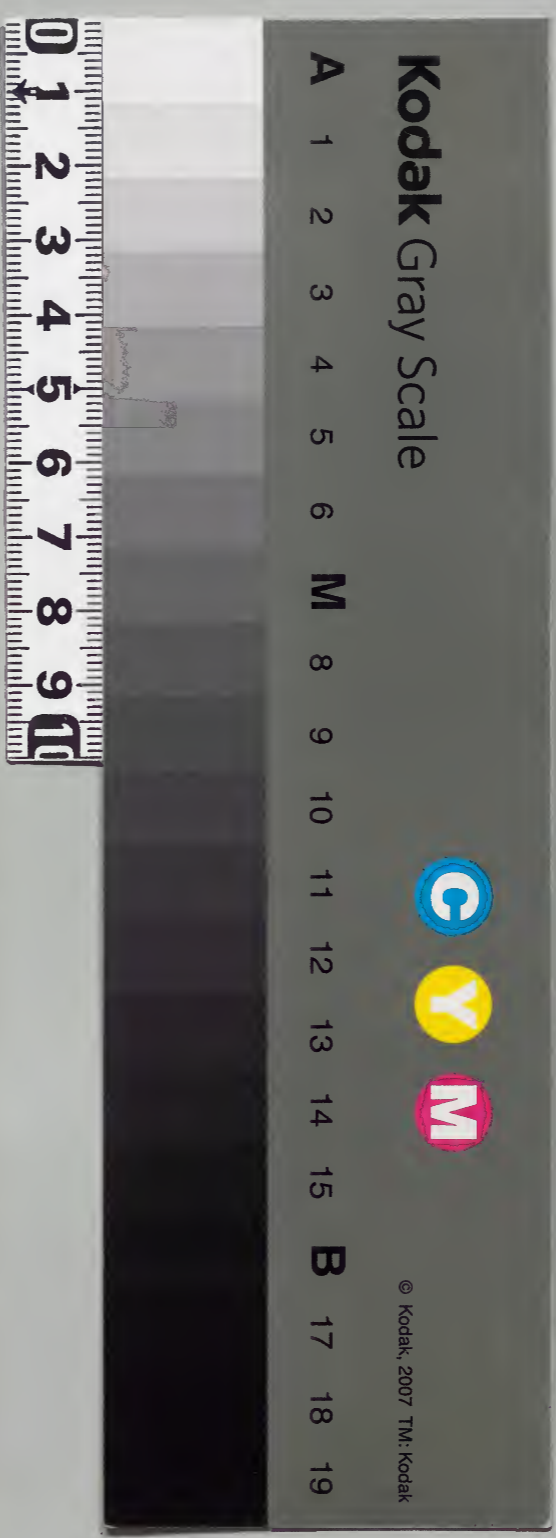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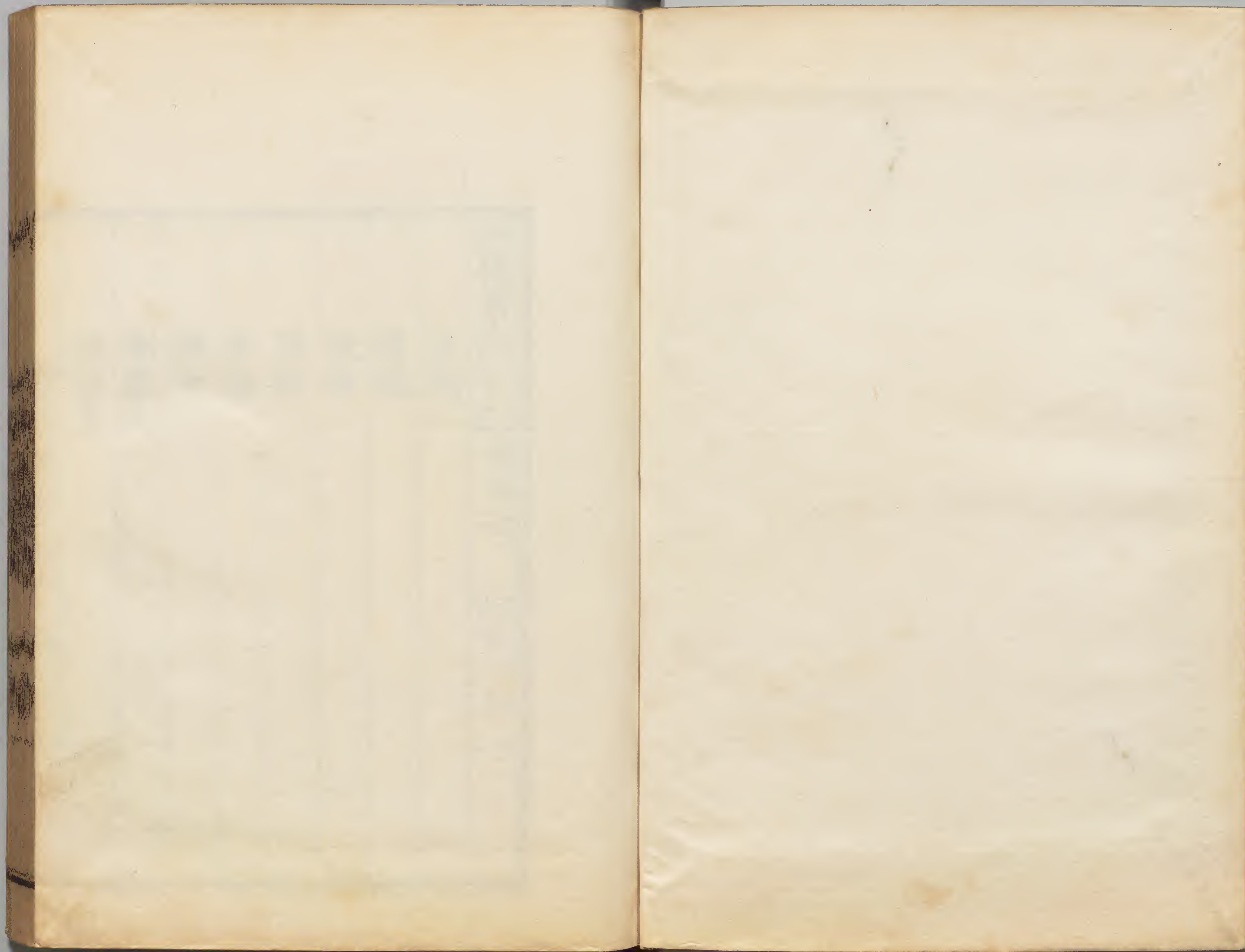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	五	
		四	八	
	六	三	四	
六	〇			類
		冊	架	函

原文閣内			
		五	漢
		〇	書
	六	〇	
二	冊		架
		冊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58
冊數	60(49)
函號	280 84

新刊網本







列傳第六十九 儒林上

北史八十一卷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竒

劉猷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族曾孫靈暉 馬子結
石曜 靈暉子萬壽

徐遵明

董徵

李業興

子崇祖

李鉉

馮偉

張買奴

劉軌忠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彫武

郭遵

儒者其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溥矣。以為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師。明

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大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大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

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太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

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於邊朔。長於戎馬。杖義建旗。掃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尔朱殘酷。文章咸盪。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廙

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時初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於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竝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彫武。渤海李鉉。

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雕朽。迄用無成。蓋有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况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縱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

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勲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網踈闊。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內。乞食為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焉。齊制諸郡。竝立學。

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

北史列傳卷六十九
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員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為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醕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輶軒而

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膺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

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縣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群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

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唯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所製諸經義疏。措紳咸宗師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因此湮沒於煨燼

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竊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殖。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漢世。鄭玄並為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

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竝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昺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竝出

北史列傳卷之六
九
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雋。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人。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竝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

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竝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欽。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

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自魏梁越已下傳授講議者甚衆今各依時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

梁越傳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博通經傳性純和魏初為禮經博士道武以其謹厚遷上大夫令授諸

皇子經書明元初以師傅恩賜爵祝阿侯出為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大夫卒

盧醜傳

盧醜昌黎徒何人也襄城王魯元之族也大武監國醜以博學入授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位尚書加散騎常侍卒於河內太守

張偉傳

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也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雖有頑固問至數十

北史列傳卷六十九 十一
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清雅。非法不言。太武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為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又使宋。賜爵成臯子。出為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并州刺史。謚曰康。

梁祚傳

梁祚。北地泥陽人也。父邵。皇始二年。歸魏。位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習經典。尤

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恒時請與論經史。辟秘書中散。稍遷祕書令。為李訢所排擯。退為中書博士。後出為統萬鎮司馬。徵為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卒。子元吉。有父風。

平恒傳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竝仕慕容為通官。恒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於

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為中書博士。久之出為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後遷祕書丞。時高允為監。河間邢祐。北平陽瑕。河東裴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為著作郎。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竝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崗而哭。不為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曰。此輩會是

衰頓。何煩勞我。故仕娉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恒為祕書令。而固請為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陳竒傳

陳竒字脩竒。河北人也。少孤貧。而奉母至孝。齟齬聰識。有夙成之美。愛玩經典。常非馬融鄭玄

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搢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後與竒論典誥。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自葱嶺西。豈東向望天哉。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嘗衆辱竒。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竒曰。公身為君子。竒身且小人。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竒曰。祖燕東郡侯釐。雅質。竒曰。侯釐何官也。

竒曰。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竟何職也。先是。敕以竒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不復叙用焉。竒冗散數年。高允每嘉其遠致。稱竒通識。非凡學所及。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辯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竒。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竒注論語孝經。燒於庭內。竒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竒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竒無降志。亦

評雅之失。雅制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竒刺發其非。遂聞于上。詔下司徒檢對。雅有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竒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竒不遂。當是竒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竒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竒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得寬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竒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擊破而嘆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竒受害。

如其所占。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竒外生常矯之。仕歷郡守。竒所注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于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劉獻之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

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寔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惟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為士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嘆，方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

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浮辭。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逼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嘆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是有識者辯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皆淺薄。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

文雖不悉注。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毛詩序義一卷。行於世。并立章句疏二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四子放古爰古參古脩古。

張吾貴傳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竒偉。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祐粗為開發而已。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戶牖。世人

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詣劉蘭。蘭遂為講傳。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竒之。而辯能飾非。好為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傳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給。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求講說。其兄笑而聽之。為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為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故為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

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為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眾。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為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患死。

孫惠蔚傳

孫惠蔚。武邑武遂人也。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因相談薦。俄為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敕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士於太樂。共研是非。秘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前。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嘗與游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

孝文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孝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沉滄海。朕常以為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為太祖。孝文議定。祖宗以道武為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孝文崩。將祔神主於廟。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

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黃門侍郎
邢巒以為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
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
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為
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
惠蔚與巒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
理終屈。彈事遂寢。宣武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
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惠
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及閱舊典。先無定目。

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表數十。無者曠年
不寫。或篇第禡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
相屬。卷目雖多。全定者少。請依前丞盧昶所撰
甲乙新錄。欲禡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
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
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
既多。章第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求令
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
校考。參定字義。詔許之。後為黃門侍郎。代崔光

為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三年。追賞講定之勞。封棗強縣男。明帝初。出為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祿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為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待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卒于官。贈瀛州刺史。謚曰戴子。伯禮襲封。伯禮善隸書。位國子博士。惠蔚族曾孫靈暉。

靈暉傳

靈暉少明敏。有器度。得惠蔚手錄章疏。研精尋問。更求師友。三禮三傳。皆通宗旨。然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秀才。射策高第。仕齊。累至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綽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綽之鎮。所為猖獗。靈暉唯默默憂頓。不能諫止。綽表請靈暉為王師。以管記馬子結為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奏啓不合。後主於啓下手詔云。但用之。儒者甚以為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

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至百日。靈暉恒為綽請僧。設齋行道。齊亡卒。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世仕涼土。魏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及兄子廉子尚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贈詩。陽總為一篇酬答。詩云三馬皆白眉者也。子結為南陽王綽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游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叫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為笑。由

是漸見親狎。啓為諮議焉。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善人。亦以儒學進。居官清儉。武平中。為黎陽郡守。時丞相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出為兗州刺史。性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歛絹數千疋遺之。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縣官。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以外。竝須出於吏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曜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位終譙州刺史。靈暉子萬壽字仙期。一

字遐年。聰識機警。博涉經史。善屬文。美談笑。在齊仕為陽休之開府行參軍。及隋文帝受禪。滕穆王引為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摠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詩至京。盛為當時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上。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詔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即為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

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有集十卷。行於世。

徐遵明傳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

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日。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經執疏。然後敷講。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

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遵明不好京輦。以兗州有舊。因徙屬焉。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人間。為亂兵所害。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侍郎李業興表求加策命。卒無贈謚。

董徵傳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為四門小學博士。後宣武詔徵入璇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後累遷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晉龜返國。

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為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後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孝武帝以徵昔授學業。故優贈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子仲曜。

李業興傳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蚪。父玄紀。竝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

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為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論。尤長筭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為之屈。後為王遵業門客。舉孝廉。

為校書郎。以世行趙匪曆。節氣後辰下筭。延昌中。業興乃為戊子元曆上之。于時屯騎校尉張洪。盪寇將軍張龍詳等九家。各獻新曆。宣武詔令共為一曆。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為主。成戊子曆。正光三年。奏行之。業興以殷曆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又脩之。各為一卷。傳於世。建議初。敕典儀注。未幾除著作郎。永安三年。以前造曆之勳。賜爵長子伯。後以孝武帝登極之初。豫行禮事。封屯留縣子。除通直散騎常侍。

永熙三年二月。孝武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溫子昇竇瑗為摘句。後入為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今皇居徙御。百度初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詢訪。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為制。詔從之。於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匠高隆之。被詔繕脩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共事。天平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元明使梁。梁散騎常侍

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圓丘邪。業興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用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傷親。亦從鄭義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禫。應用二十五日。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日也。异遂不荅。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堂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异

北史列傳卷之六
三十一
曰。圓方俗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盾。昇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昇曰。緯候之書。何可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昇不荅。梁武問業興。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召南仁賢之風。繫之召公。何名爲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大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

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鄆。文王爲諸侯之時。所化之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名爲繫。梁武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言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爲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

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辯析。明問梁武又曰：禮原壤母死叩木而歌，孔子聖人而與壤為友，業興對曰：孔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又問壤何處人，對曰：注云原壤。孔子幼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對曰：原壤所行事

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比。禮記之中動有百數。又問易有太極，極是有無。業興對曰：所傳太極是有，還遷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業興家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荅曰：薩四十家。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為吳兒所笑。對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去，當着被罵。邢子才云：爾婦

疾癩。或問實邪。業興曰。爾太癡。但道此人疑者。半信者半。誰檢看。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神武以業興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興曰。某日某處勝。謂所親曰。彼若吉勝。自然賞吾。彼若凶敗。安能罪吾。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既而以為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引為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官行碁曆。以五百為章。四千四十為部。九百八十

七為斗分。還以己未為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曆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文襄之征潁川。業興曰。往必尅。尅後凶。文襄既尅。欲以業興當凶而殺之。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修。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深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命歸之。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愆。有乖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無儒者之風。

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
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
當時莫及。業興二子。崇祖傳父業。

崇祖字子述。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
時年十一。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興助成其子。
至於忿鬪。文襄色甚不平。姚文安難服虔左傳
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
謬。齊文宣營構三臺。材瓦工程。皆崇祖所筭也。
封屯留縣侯。遵祖。齊天保初。難宗景歷甚精。崇

祖為元子武卜葬地。醉而告之曰。改葬。後當不
異。孝文武成。或告之。兄弟伏法。

李鉉傳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
篇。月餘便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
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
受禮記。常山房蚪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
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
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友。詣大儒徐遵明受業。

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數百人。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寡文籍。來游京師。讀所未見書。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及李同軌卒。齊神武令文襄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文襄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綯。北海王晞。

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倉雅。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辯。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母懷文等。草定新曆。錄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鉉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文宣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

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王人將送。儒者榮之。
楊元振宗惠振官俱至國子博士。

馮偉傳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容貌甚
偉。見者肅然。少從李寶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別
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
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
無所不通。齊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
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

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為其整冠履。
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
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
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
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
郡守縣令每親至。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
徒束脩。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簞食瓢飲。不
改其樂。以壽終。

張買奴傳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仕齊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卒。

劉軌思傳

劉軌思勃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師則。故其鄉曲多為詩者。軌思仕齊位國子博士。

鮑季詳傳

鮑季詳勃海人也。甚明禮。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為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眾。諸儒稱之。仕

齊卒於太學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為任城王潛丞相掾。恒在都教授貴游子弟。齊亡。卒于家。

邢峙傳

邢峙字士峻。河間鄭人也。少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初為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纈。拜國子

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年老歸致。卒于家。

劉書傳

劉書字孔昭。勃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伏膺無倦。常閉戶讀書。暑月唯著犢鼻褌。與儒者李寶鼎同鄉。甚相親愛。寶鼎授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為其子博士。恣意披覽。晝夜不息。還舉秀才。策不

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書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酈伯偉見之。始舉書。時年四十八。刺史隴西李興亦嘗以書應詔。先告之。晝曰。公自為國舉才。何勞語書。齊河南王

孝瑜聞書名。每召見。輒與促席對飲。後遇有密親。使且在齋坐。晝須更徑去。追謝要之。終不復屈。孝昭即位。好受直言。書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編錄所上之書。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壁言。蓋以指機政之不良。晝夜常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交州興俊令。寤而密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晝云。我被用為興俊縣令。得假暫來。辭別云。晝常

自謂博物竒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卒於家。

馬敬德傳

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甚衆。乃詣州將求秀才。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

至都唯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竝通。擢授國子助教。再遷國子博士。齊武成為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為侍講。其妻夜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藁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為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講甚疎。時時以春秋入授。猶以師傅恩。拜國子祭酒。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瀛州大中正。卒。其徒曰。馬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尋贈開府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

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亦追封敬德廣漢郡王。令子元熙襲。

元熙傳

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無長文藻。以通直待詔。文林館。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張景仁傳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家貧。以學書為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超等齊名。文襄竝引為賓客。天保八年。敕教太原王紹德書。後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遂被引擢。小心恭謹。後主愛之。呼為博士。登祚。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在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內官位稍高。遂為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息瑜之女。因以表裏相援。恩遇日隆。景仁多

疾。帝每遣徐之範等療之。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為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加開府。侍書如故。每旦須參。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顓希旨。奏令摠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顓猶存舊款。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遂除中書監。卒。贈侍中。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為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學。摹石經。許子華遇之。學中。執景仁手曰。

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官爵遷達。乃與天子
同華硯。傳衣履。子華卒二十餘年。景仁位開府。
數賜衣冠華硯。如子華所言。出自寒微。本無識
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婦姓可。莫知氏族所
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既除王妃。與諸公主郡
君。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為其慙悚。景仁性本卑
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
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衢向
術。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游。自倉頡以來。八體

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傳

權會字正理。河間鄭人也。志尚沉雅。動遵禮則。
少受鄭易。始盡幽微。詩書二禮。文義該洽。兼明
風角。妙識玄象。仕齊初。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
為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挈盡師傅之禮。暹
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為諸王師。會性恬靜。不慕
榮勢。恥於左官。固辭。暹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追
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後遷國子博士。會參掌

雖繁。教授不闕。性甚懦悞。似不能言。及臨機。荅難。酬報如響。由是爲諸儒所推。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隣家。晝夜承間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玄象。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唯有一子。亦不授此術。會曾遣家人遠行。久而不及。其行還將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吹雪入戶。

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使追尋。果如其語。會每占筮。大小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辯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生。無僮僕。初任助教日。恒乘驢。其職事處多。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會獨乘一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迴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有一子

字子襲。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先亡。臨送者為其傷慟。會唯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武平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暴亡。注易一部。行於世。會生平畏馬。位望既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傳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為馬敬德之次。撰刊例十卷。行於時。亦為毛詩章句。以二經教授齊安王廓。位國子博士。又有長樂張奉

禮。善三傳。與思伯齊名。位國子助教。

張彫武傳

張彫武。中山北平人也。家世寒微。其兄蘭武仕尚書令史。微有資產。故護軍長史王元則時為書生。停其宅。彫武少美貌。為元則所愛悅。故偏被教。因好學。精力絕人。負卷從師。不遠千里。遍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強辯。齊神武召入霸府。令與諸子講說。乾明初。累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武成即位。

北史列傳卷六十九
平
以舊恩除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王儼求博士。有司以彫武應選。時號得人。歷涇州刺史。散騎常侍。及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為侍講。與侍書張景仁竝被尊禮。同入華元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以景仁宗室。自託於其親。何洪珍公私之事。彫武常為其指南。與張景仁號二張博士。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彫武為洪珍謀。主忌惡之。洪珍又奏彫武監國史。尋除侍

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敕奏事不趨。呼為博士。彫武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議論無所迴避。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彫武便以激清為己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彫武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長鸞等陰圖之。及與侍中崔季舒。黃門侍郎

郭遵諫幸晉陽。為長鸞所譖。誅。臨刑。帝使段孝言詰之。彫武曰。臣起自諸生。光寵隆洽。今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功惡。無所逃死。願陛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語其政道。令聽覽之間。無所擁蔽。則臣雖死。猶生之年。因慝欬流涕。俯而就戮。左右莫不怜而壯之。子德冲等徙北邊。南安王思好之。反。德冲及弟德揭俱免。德冲聰敏好學。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位中書舍人。其父之戮。德冲竝在殿廷就執。目見冤酷。

號哭昏絕於地。久之乃蘇。

郭遵傳

郭遵者。鉅鹿人也。齊文宣為太原公時。為國常侍。帝家人有蓋豐洛者。典知家務。號曰蓋將。遵因其處分。曾抗拒。為高德正所貴。齊受禪。由是擢為主書。專令訪察。中書舍人朱謂為鉅鹿太守。遵為弟子求官。謂啓文宣。鞭之二百。付京畿。久之除并省尚書都令史。建州別駕。會韓長鸞父永興為刺史。因此遂相參附。後擢為黃門侍

北史列傳卷之六十九
郎被誅。遵出自賤微。易為盈滿。官門逢諸貴。輒呼姓字。語言布置。極為輕率。嘗於官門牽韓長鸞。辭曰。王在得言。主上縱放如此。曾不規諫。何名大臣。長鸞嫌其率爾。便制手而去。由是不加援。故及於禍。

列傳第六十九

北史八十一

列傳第七十

北史八十二

儒林下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黎景熙

冀儁

趙文深

北史列傳卷十一
辛彥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暉

顧彪

魯世達

張冲

王孝籍

沈重傳

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群書。尤明詩及左氏春秋。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

助教。後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主蕭詧。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詧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武帝以重經明行脩。乃遣宣納上士柳裘致書禮聘。又敕襄州摠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鍾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乘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

釋。咸為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為皇太子講論語。建德末。表請還梁。武帝優詔不許。重固請。乃許。為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梁王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為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

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傳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河西。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為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竝被害。深因避

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覓。母得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間。習天文及筭曆之術。後為人所告。囚送河東。屬東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便得逃隱。周文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為府參軍事。令在館授教子孫。周文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為博士。深

經學通贍。每解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墮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紐于氏。天平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疾卒。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倉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訥於辭辯。故

不為當時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七經異同三卷。子義綱。

熊安生傳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從房糾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摭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為國子博士。時西朝既行周禮。

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碩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辯。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觀奧。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為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問所疑。安生皆為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還具言之於武帝。帝太欽重之。及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恠而

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為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况陛下龔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人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為

優帝大悅。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釵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至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既學爲儒宗。常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並行於世。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

敬徐遵明等爲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湣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屐而去。冀州人爲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

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謹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訴非理記。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樂遜傳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

擾擾之中。猶志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竝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

北史列傳卷十一
八
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遜為直主簿。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教方。其二省造作。其三明選舉。其四重戰伐。其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斌。畢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

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為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為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為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

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為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為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竝可觀。初周又有黎景熙。以古學顯。

黎景熙傳

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鄭人。少以孝行聞於世。曾祖疑。魏太武時。以軍功賜爵容城縣男。後為燕郡守。祖鎮。父瓊。竝襲爵。季明少好讀書。性強記。

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太武時尚書郎。善古學。常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宏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又好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為莫逆交。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為威烈將軍。孝武西遷。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稍遷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

士夏名卷十一
十一
潁川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留於內館
月餘周文又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
文字於東閣大統末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
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
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
合於時是以一為史官遂十年不調武成末遷
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
公卿百寮極言得失季明上封事曰臣聞成湯
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非

遠慮元元俯哀黎庶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
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羣生覲
禮百神猶未豐洽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
措失中當邀斯旱春秋君舉必書動為典禮水
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
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
雨五行傳以為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
人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時作
南門勞人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

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絕。五行傳以爲先是發十
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
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
土木之功。動人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戒。
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人省役。
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時。則年登可覲。
子來非晚。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雨水。年復不登。
人將無覲。如又荐飢。爲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

爲奢麗。季明又上書曰。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
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
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
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
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
乾御寓。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
規。天下幸甚。自古至道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
採芻蕘。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者亢旱踰時。人
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瘼。同禹湯之罪

已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尅已節用。慕質去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侈於豪富。短褐未充於細人。糟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禮。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漢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嘗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今承魏氏衰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尊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人知德矣。臣又聞之。為政之要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為政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才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才。任當其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人

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史解宇屢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帝王所寶。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奏陳。特降中旨。即遣脩營。荏苒一周。未知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解宇方立。天和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又周文初。屬天下分崩。時學術之士益寡。故曲學末技。咸見引納。至若冀儁。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

名著於世。竝見收用。

冀儁傳

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沉謹。善隸書。特工模寫。初為賀拔岳墨曹參軍。岳被害。周文引為記室。時周文志平侯莫陳悅。乃令儁偽為魏帝敕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周文討悅。儁尋舊敕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周文大悅。費也頭見敕。不以為疑。遂遣兵受周文節度。大統初。封長安縣男。從征弘農。戰于沙苑。進爵

為子。累遷襄樂郡守。尋徵還。教明帝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雋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為合禮。遂啓周文。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湖州刺史。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進爵為昌樂侯。卒。

趙文深傳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仕魏。

為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後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唯文深冀雋而已。大統十二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文帝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竝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慚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及。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

步邨鄆焉。至於碑榜，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書影覆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梁王蕭詧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等初成，文深以題牘之功，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居外任，每須題牘，輒復追之。後以疾卒。

辛彥之傳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補，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

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文見而器之，引為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朝貴多出武人，脩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小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五原郡公。宣帝即位，拜小宗伯。時帝立五皇后，彥之切諫，由是忤旨，免官。隋文帝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開府，歷國子祭酒、禮部尚書，與秘書

北史列傳卷十一
十一
監牛弘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惟彥之所貢。竝共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竝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

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謚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竝行於世。子孝舒。仲龕。竝早有令譽。

何妥傳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妥

應聲荅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為新故之故。眾咸異之。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脊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妾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妾。青楊蕭脊。其見美如此。江陵平。入周仕為太學博士。宣帝初立五后。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妾駁曰。帝嘗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男。文帝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

妾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非人物。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妾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又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妾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妾上八事以諫。其一

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枉則人服。舉枉錯直則人不服。由此言之。政之安危。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不之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群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

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以光華榮顯。猶如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沉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諂譖之言出矣。伏願廣加訪察。勿使朋黨路開。威息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

六族。所謂八元八凱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傳說之能。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顛沛致蹙。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

公餗。其形渥。凶言其不勝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其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如范威刻漏。十載不成。趙翊尺秤。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籍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

今復轡轢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思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職。先嘗隱武功。故安言自負。傳巖渭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二年。威定考文學。安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安。不慮無博士。安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於是與威有隙。其後上令安考定鍾律。安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

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脩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

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惟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為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

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

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韶樂傳於秦。漢高祖滅秦。韶樂傳于漢。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高祖改曰五行。及子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孝宣又采

昭德以為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晉魏。皆用古樂。魏之三祖。竝制樂辭。自永嘉播越。王都傾蕩。樂聲南度。以是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憶記。及東土克定。樂人悉反。問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竝皆有手。雖不能精

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旨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敕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鞀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歷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安又以深垂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子蔚為

北史列傳卷十一
二十四
祕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安皆為講說教授之。又為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安獨不同。每言夔之失。帝下其議。羣臣多排安。安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

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疏二卷。莊子義疏四卷。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竝行于世。于時學士之自江南來者。蕭該包愷竝知名。

蕭該傳

蕭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荊州平。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竝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

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與何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賞。

包愷傳

包愷字和樂。東海人。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及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遠近聚徒。教授者數千人。卒。門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傳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隋文帝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脩正樂章。後復為太常博士。未幾擢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竝

北史列傳卷十一
三十六
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已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攬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尋奉詔預脩令式。文帝嘗謂群臣曰。自古天子

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仁壽中。卒官。朝廷嗟惜焉。賙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傳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隋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買奴。劉祖仁等俱至。竝授太學

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仕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必為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竟坐誅。孔籠張買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亡。唯光獨存。嘗因釋奠。帝親幸國子學。王公已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禮義弘瞻。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

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以疾卒于家。

劉焯傳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嘗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經十

七史多傳卷七十
三十一
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隋開皇中。刺史趙瑳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脩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詒。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贖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鋒。

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本根。窮其祕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

北史卷之十一
三十一
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
為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
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
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
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
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
罪廢。焯又與諸儒脩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
位。遷太學博士。俄以品卑去職。數年復被徵。以
待顧問。因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胃玄多不

同。被駁不用。卒。劉炫為之請謚。朝廷不許。

劉炫傳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
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
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圓。右畫方。口
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周武帝平齊。
瀛州刺史宇文亢召為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
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隋開皇中。奉敕與著
作郎王劼同脩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

史列傳卷七十
三
詔諸術者脩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竝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

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為務。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敕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秀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為帳內。每使執伏為門衛。俄而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十居為筮塗以自寄。及秀廢。與諸儒脩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

諸侯絕。仿。暮。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旁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

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時國家殷盛。皆以遼東為意。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脩律令。始文帝時。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之。請郡置學官。及流外給稟。皆發於炫。弘嘗問炫案周禮。士多而府

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勘覆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

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敕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

聞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為贊曰。通人司馬相
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微美。傳芳
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進。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
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魂
埋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
喘。薄言曾臆。貽及行邁。傳之州里。使夫將來俊
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縮髮已來。迄於白首。嬰孩
為慈親所怒。捶撻未嘗加。從學為明師所矜。榘
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

先人後已。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
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
心事多違。內省平生。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深
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為父兄所饒。廁縉
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
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
俗。數忝徒勞之職。又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
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慙實多。啓手啓
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

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比翼鴻。整紬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群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返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事為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群言之蕪穢。馳騁墳典。釐改僻謬。脩撰始畢。事業未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

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賊盜。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好誹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由是宦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

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并所著文集。竝行於世。時儒學之士。又有褚暉。顧彪。魯世達。張冲。王孝籍。竝知名。

褚暉傳

褚暉字高明。吳郡人。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暉辯博無能屈者。由是擢為太學博士。撰疏一百卷。

顧彪傳

顧彪字仲文。餘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行於世。

魯世達傳

魯世達。餘杭人。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張冲傳

張冲字叔玄。吳郡人。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

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傳

王孝籍。平原人。少好學。博覽群言。遍習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祕書。助王劭脩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不免輸稅。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瘡膚。則申旦不昧。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為戚。况懷抱之內。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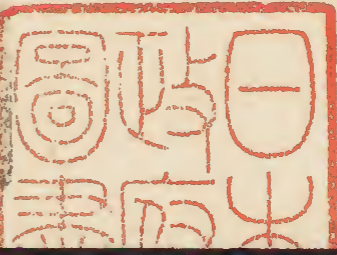
火。鑠脂膏。媵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齧舌絨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涸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綿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跌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沒於深泉之底。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賣貢禹

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加以
慈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齧臂
為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傾對。謝相如之
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
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
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
應侯為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
野未曾聞。離朱所未見。父淪東觀。留滯南史。終
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

調實之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
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小人
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
反被孤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
昔荆玉未剖。荆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
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憎耳目之明。無首
足之戚。憚而不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
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
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

屬離憂之詞。託志於前脩。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刑。願少加憐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

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然遠惟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見弃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



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至
 若劉焯。德冠搢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
 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
 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
 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竝
 時不我與。餒棄溝壑。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
 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孝籍徒離騷其文。
 尚何救也。

列傳第七十

北史八十二

